

大衆文藝叢書

在城郊前哨

嚴辰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在城郊前哨

嚴辰著 莫樸圖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戰鬥的一天

——寧賢文同志談四、二九反「鐵壁合圍」——

一九四二年四月底，敵人爲了鞏固他在冀南的「治安」，集結了一萬多兵力，用「鐵壁合圍」的方法對我駐在六分區的軍區首腦機關進行襲擊。

這時我們特務團活動在武城西北。城裡是敵人，我們住在離城十二里的王莊一帶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，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。我們以一比十的兵力，反覆衝擊，才跳出了敵人的「合圍」圈。

黎明前，我們得到各方面的情報。我們周圍的據點都增加了敵人，還有「

皇協軍」、「黑團」，以及三千多民伕，幾百輛大車，看來情勢很嚴重。軍區也來了通報：

「敵情變動，各部隊隨時作戰鬥準備，待命轉移。」

我們立即把主力都集中到王莊旁邊的空地上，迅速做飯；一面派出游擊小組，向各據點偵察警戒，並阻擊敵人前進。

游擊小組及偵察員很快回來，說敵人出發了。在正北面的饒陽店附近，已響起了槍聲；接着東北方也打了起來；我六連在正東，和武城的敵人接觸上了。

上級來了命令，要部隊立即轉移，我們吃了飯，——有些甚至連飯都來不及吃上，就由政委率領三個連，隨大隊行動，我帶了四個連，在後尾掩護。

上午十一點，我們到達官屯村北，這時敵人的第二道包圍圈已經形成了，我們東面是水深的運河；北面是敵人的縱深，西面是敵人的主力，汽車在不斷地開來開去，只留着南面一個口子。那是邢濟公路，是敵人有意留着，想誘我們去一鼓殲滅的。

平原上刮起了風，灰塵飛揚，什麼都看不清楚，只聽得敵人的飛機在上空盤旋，扔着炸彈；四面是大炮和機關槍不斷的轟擊，根本就聽不到步槍的聲音。

打到過午，我們才衝出敵人第一道包圍圈。

我們到達十二里莊附近，那是敵人的第二道線了。

再不能遲延和等待了，我們得佔領大小尚莊，衝出一個缺口來突圍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：

「大小尚莊是我們的墳墓！有我無敵，有敵無我！」

我將現有火器集中，以猛烈的火力壓制守在大小尚莊村外的敵人，掩護我二五兩連進入白刃戰。敵人終於抵擋不住，退進村去，接着就來了劇烈的村落戰。

第一個衝進村去的，是一排長李範英。他是山東人，每次打仗總是衝在前面。可是這次進村，却一下子就教一個鬼子的曹長拖住了。正掏出刀來要刺他，眼看鋒利的刀尖快挨近他的喉核，他猛的一口咬着鬼子的手，立刻掉轉

身，一刀便把鬼子砍倒了。

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，又上來兩個鬼子，一個從後面扳住李範英的腰，一個抱住他的腿，幾乎把他摔倒。李範英是懂得武術的，他左脚一蹬，右脚一踢，鬼子把他沒法擺佈。正好後面趕去一個戰士，一槍把一個鬼子打倒，李範英結果了另一個。我們就大隊衝了進去。

敵人的機槍子彈像雨一樣的射過來，又把我們壓下來了，我命令李範英領一排人，帶兩挺機槍，沿着牆角滾過去，搶奪敵人的機槍。李範英毫不遲疑的第一個滾了過去，把房屋的牆壁打穿，轉到敵人的後面射擊，敵人動搖了。

一家屋頂上有八個鬼子，有一挺機槍，他們死守不退，李範英偷偷的爬上房去，把他的四顆手榴彈一連扔了三顆，又一陣駁亮槍打了過去，八個鬼子沒有一個逃脫。

他提起敵人的機槍，托在手裏就放，那樣輕便，就像是托着步槍一般。他對我叫着：

「鬼子都教我打死了！—

我要他快轉移，但他正打出了勁，向戰士們揮着手，想繼續追擊。

「打呀！狗入的，非再得他一兩挺機槍不可！」他高聲嚷着。

但「噝」的一聲，從西南角飛去一顆炸彈，從他的額角穿進，他一聲不響的帶着勝利的笑客，倒下去了。

大小尙莊終於被我們佔領。這時已經是午後兩點鐘了。

風還在呼嘯，不時的換着方向。灰沙就像一張幕幔擋在眼前。敵機去了又來，不斷的投着炸彈。但因風沙瀰漫，炸彈亂丟一氣。忽然敵人兜出了太陽旗，好讓他們的飛機辨認目標，那知我們戰利品裡的太陽旗更多，把七八面膏藥旗都兜開了起來，敵機投下了一連串炸彈，一捲烟柱，帶着一團塵土，結果炸死了不少他們自己的人。

偵察員來報告，敵人帶了鐵桶子，怕要放毒氣，果然，一會兒看到風沙裏一團模糊的黑影在移動，敵人向我們強攻來了，配合着毒氣的是猛烈的火力，可是，那股白烟還不曾吹到我們這裏，旋捲無定的風已轉了方向，朝敵人那面刮去了。

……敵人用二十比一的兵力，再一次強攻大小尙莊，最後它們終被敵人奪去了。但我們的目的是爭取軍區轉移的時間，是突圍，而不是死守着這個村莊。我們便用快步轉移到河邊的沙灘上去。

運河邊的堤埂很高，正好做我們的掩蔽。河水很清，滔滔的流着，但辨不出它的深淺。



現在，戰士們餓了乏了，像破廟裏的苦薩，東倒西歪的坐着躺着，他們有的啃着很硬的乾糧，有的雙手捧起河水來喝，有的乾脆一古腦兒把頭探進河裏，如同一條水牛一樣的飲着。

我坐在沙灘上，計劃着從那兒突圍。軍區政治部的牛教育幹事坐在我旁邊寫着作戰日記。

戰士報告，從河堤西北的麥田裡，像有人過來，我用望遠鏡眺望，看得很清楚，有一個年青小伙子藏在麥林裡，正慢慢的向這邊過來。麥子已經長得尺把高了，風吹着像一片綠色的波浪。

那是團部的警衛員，他迷失了方向，不知往那裏走才好。我們把他叫來，他說軍區劉政治主任負了傷，被包圍在三里莊，他是從屍首堆中爬到麥林裏才逃出來的。

我的心裏一怔，牛教育幹事猛的從沙灘上跳起，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「劉主任負傷，我們……」

他沒有把他的話明白說出，但我懂得他的意思。他的臉顯得很緊張，咬着牙齒，要把日記交給我保存。我說：「你保存不是一樣？」他遲疑了一下，終於把它放到胸前的口袋裡。

我讓大家要喝水的快喝，帶的乾糧都拿出來大家吃，棉衣包袱都扔掉，除了手榴彈、槍、大刀……別的一切全投到火裡去燒掉。還不到五分鐘，大家早準備得妥妥貼貼了。

隊伍沿着運河前進，就像走在戰壕裡一樣。我暗暗笑着敵人，一面向戰士們說：

「剛才我說大小尙莊是我們的墳墓，我們却從墳墓裏爬出來了，現在我們要把三里莊這墳墓打開！」

但是，牛教育幹事就在這次犧牲了。我才想到他在運河邊爲什麼要把日記本交給我。

在村外半里地，我會見了我們的政委，知道劉主任已突圍了，負傷的有我們的團政治主任，我們原來分散了的兵力，這時又匯聚到一起了。

已經四點多鐘，風沙小了些。各路敵人不斷向三里莊一帶集結。

敵人對我們的估計，以爲我們一定要向西突圍，因爲過公路幾十里，就是我們大塊的老根據地。因爲那邊守着鬼子，火力很強，西北面靠近棗南，是敵人的「模範區」，自以爲很穩固，我們不敢去的，因此在那面離我們半里多路的包圍線，就由「皇協軍」擔任。

別處機槍聲砲聲都很緊，而西北面，只有槍聲，我想那邊準是敵人的弱

點，準備向那邊突圍。

正在躊躇的時候，忽然從那面踉蹌地跑來一個人，滿臉被鮮血塗得通紅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戰士盧傻子。就在三里莊戰鬥肉搏的時候，被敵人在軀肢窩那兒砍了一刀，又是一顆子彈把右眼打瞎了，他倒在地下，裝着死去，敵人還在他後頸脖子上砍了兩刀，然後把他交給「皇協軍」押走。他勉強跟着走了半里地，便乘機逃脫，使盡了最後的力量，跑回來了。

「盧傻子，你怎麼啦？」我看着他滿臉的血痕，滿身的創傷，心裏很難受，他却若無事一樣的笑著：

「被砍了幾刀，眼睛上中了一槍，真背時！鬼子俘我去，我逃了。」他指着傷口，然後很急迫地：「團長，西北面都是『皇協軍』和民伕，鬼子都到西南角去了。」

只有向西北突圍才是出路。

一個十五歲的小號兵，聽到了向西北衝鋒的命令，就一躍上馬，右手拿着駁壳槍，左手舉着纏了紅綢的金亮的軍號。「噠噠底，噠噠底……」地

吹起來，直夾着馬往前奔去。其餘的人也如潮水一樣湧上，這時顧不到成隊形走。

「衝呀！」「殺呀！」一個排長帶領了兩個班，在後面掩護着我們撤退。他們守在三里莊以北五里地的玖院裏，一直堅持到黃昏。部隊撤退了，而他們被圍在那兒，子彈、炸彈全部打完，敵人發覺他們孤立無援，便殘忍地放出了毒瓦斯。這兩班人壯烈犧牲了。

我們突圍的，一面用密集的機槍火力作掩護，拼命衝擊，一面還喊着：「你們是不是中國人？有良心沒有？鬼子是不能長在這兒的，鬼子被打走了你們怎麼辦？你們還要不要家呀！」

「皇協軍」已經支持不住，原來堵得緊密的人堤，就像被潮水沖垮似的崩決了，他們倒的倒，跑的跑，也有些朝天放着空槍。……直到我們全部通過，他們才又圍攏來，……

正西面敵人四十多輛坦克和裝甲車，烏龜樣的向我們爬來時，我們已突出重圍了。

這是戰鬥的一天，是不平常也很平常的一天。

一九四五、六月

搜 查

吃過早飯，人們下地去了，村莊裏靜靜的。在衙衙裏的一家樓上，團的軍政委員會正在開會，團長輕輕地但是清晰地報告着整訓計劃，聽的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他身上，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一點。

「格嘯——格嘯——格嘯——」

突然從村莊外面傳來三聲三八步槍的響聲，團長的報告不得不暫時停下來，雖然他們早在衙衙兩頭隱蔽着機關槍，在必要的時候只要做一下暗號，就會開起火來，立即堵住敵人的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，幾個人從坐位上站起來，偷偷的向窗外看去。

一陣「括搭括搭」的皮鞋聲進了衙衙，一長條穿黃色軍裝的敵偽的行列，

像是黃鋒硝蛇一樣游來。隊前三面旗子，第一面是較大的正方的太陽旗，第二面是較小的長方太陽旗，第三面是五色旗，衙衙裏沒有什麼風，旗子垂頭喪氣的掩落着。

正像旗子所表明的這隊伍是混合隊，十二個鬼子，三十左右偽警備隊，除了鬼子帶有一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外，其餘的人都是三八大蓋。

鬼子自以爲很機靈，不去衙衙兩頭搜查，就一下子來到了衙衙中間的樓房下面，把機槍架起，樣子很神氣。敵人的所謂情報員也被叫來了——他實際上是我們的抗日村長。鬼子小隊長嘸哩刮拉了一陣，翻譯官轉述着：

「你們的這裏，有八路的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俺們村裏沒有一個八路。」村長鞠着躬，很恭敬地回答。

「哼！沒有？細起來的！」

不容分說，村長一下子就被反縛起來了，情勢很緊張。

這家的主人是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大娘，她本來在給團長縫補一件襯衣，敵人進來時立刻站起，焦急地等他們的動靜，但心裏是很鎮定的。當她看着村長

被綁起時，就向警備隊長逼視了一眼，對方只當沒那回事的掛下了臉兒，狠狠的問她：

「你家有八路沒有？」

「什麼八路九路，俺可不懂，俺這裏就是俺和俺兒子，再沒別人。」

「不老實說，當心你的腦袋！」

「說沒有就是沒有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俺撒了謊俺的房子教火燒、教大水淹，教……」老太太賭着咒，說個不休。

警備隊長和鬼子小隊長講了一陣，鬼子小隊長還是很堅決的要搜查，於是警備隊長從腰裏把盒子掏出，威嚇着：

「不說，不說就上樓搜去。」

「搜就搜！」老大娘並不示弱。

「搜！」警備隊長把手一揮，讓兩個人在樓梯邊，他就直往樓上衝去，老大娘卻連看都不看他。

樓上的人知道了下面的事情，團長靜候在樓梯口，像迎接一個朋友一樣。



警備隊長一跑上樓，還沒等停住脚步，就低低的把人數槍械數報告了團長。團長點着頭笑了笑，警備隊長又咚咚咚的走下樓去了。

原來團長和警備隊長早認識，經過了一個時期的工作，警備隊長已被爭取到我們這方面來了。他明是打八路，暗是幫八路。我們和他訂過條件，我們給他的三件：一、保護他的家庭和財產；二、保護他的親戚朋友；三、如果有什麼困難，在一定情形下，可予以幫助。要求他的三件：一、堅決（暗的）抗日、不打擾老百姓。二、經常遞送情報，要迅速確實。三、如果搜查時鬼子要自己動手，就得配合我們合擊鬼子。——這些，在一個還有良心的中國人，並不是難事，所以他都接受了。